

#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 珠江三角洲田野考察簡介

黃永豪 潘淑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1996年12月22日及23日，華南研究會舉行了一次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田野考察活動，考察地點包括位於南海市黃埔區的南海神廟及其附近的南灣村，長洲的深井村、下庄村和黃埔軍校展覽館，以及中山市南朗鎮安定村等等。這篇短文旨在對此次活動作簡單的記錄。

22日上午的行程包括南海神廟和南灣村。南海神廟又稱為菠蘿廟，位於廣州黃埔區南崗鎮廟頭村，建於隋朝開皇年間（公元589-560年）。南海神廟所祭祀的南海神為祝融（負責管理民間煙火），在唐朝被封為廣利王，明朝則封為南海神。據負責管理此廟的官員宣稱，南海神廟前面的平地，在唐宋時期仍是大海，到廣州貿易的貨船多在此停泊；而廣州為當時主要對外貿易商港之一。明朝時，則限制對外貿易。在元朝時，廣東、廣西由南海伯何真所管轄，明初才落入朱元璋手中。由此可見，封號的改變，正好反映了對外貿易、以及民間宗教和國家政權這三方面的密切關係。

廟的建築分為三進。第一進放置了數十塊石碑。兩旁的空地上各種了一株「菠蘿樹」。據負責管理此廟的官員宣稱，此兩株「菠蘿樹」在抗日戰爭後才種植。原來的兩株是在唐時為一印度人所手植，在抗日戰爭中被日本人所毀。此印度人原為一海員，隨船至中國，因到廟內參觀，未能及時返回船上，以至被留在廟內，不久逝世。及後，村民把其肉身製成神像來供奉。至於菠蘿廟稱號，有官員稱因這印度人所手植的菠蘿樹而命名；也有官員稱因這印度人的故鄉的音譯為菠蘿。第二進的門前右旁有一穿上中國官員服飾，外表像印度人，向遠方眺望的塑像。其旁的介紹解說，則稱其被中國官府

命名為「達奚司空」。

第二進的正廳供奉了南海神的塑像。第三進則供奉了南海神妻子的塑像。塑像旁的介紹指出南海神的妻子原是「順德蠶女」，因天旱，故到此廟向南海神求雨。靈驗後，因酬謝神恩時，被南海神誤解，結果被納為妻子。

剛想離去時，有一些婦女到廟參拜。同行的中山大學的女研究生表示，過往一直不了解為何遠在增城的婦女會到此廟參拜，如今才明白。在增城的一所廟內（已忘記此廟的名字）有一頭盔，而南海神廟內有一銅鼓；據稱此兩神物為兄妹。若遇上天旱，把增城的頭盔放在南海神廟的銅鼓上，便能下雨。

筆者有兩個疑問，首先，介紹的文字說南海神的妻子於宋朝被朝廷給予封號，可是順德立縣是在明朝正統16年。究竟不同時期的傳說是如何被結合在一起的？其次，兩個傳說都暗示男女交合可以產生「風調雨順」的效應。究竟在中國民間宗教中，強調男女交合的思想是如何產生的？扮演怎樣的角色？又如何被重新演繹？

每年的農曆2月11、12及13日為菠蘿誕，參加廟會的人數多至10萬。而據一當地官員稱，即使在文革時期廟會仍有舉行。在民國年間，陳濟棠的妻子曾主持修建此廟的工作。如今地方當局頗想推廣南海神誕的慶祝活動。

根據當地的傳說，南海神生有5個兒子，名為長安、大安、元安、始安和祖安，他們的神像分別由鄰近的村落供奉。我們到過供奉元安、位於南海神廟東南面的南灣村。村中有臨河而建的護龍古廟，內為北帝殿，殿中已沒有神像，而文革時期寫

在殿壁上的毛澤東語錄仍清晰可見。

麥氏為南灣村的大族。我們到過村中的麥氏宗祠、敬祖麥公祠（供奉麥鐵杖）和初泰麥公祠（供奉麥信堅）。麥信堅的一名男性後人向我們介紹過去南灣村在菠羅誕的遊神活動中的情況。他指元安由南灣及其他五條村輪流供奉，包括文沖、雙沙、夏園和東灣（其中一村的名字已忘記）。每年的農曆2月11日為南海神廟的正誕。第二天，即農曆2月12日，負責過去一年供奉元安神像的村落要把神像抬到南海神廟供奉，翌日，再把神像抬到負責未來一年供奉工作的村中。這位麥先生年約60歲，在村內出生，當年曾有參與遊神活動。據他所知，這六條村設有供奉元安的公嘗，主要是田產。每年以公嘗雇請工人來抬神像，不用村民來抬。而在農曆2月13日，則在敬祖麥公祠前方的空地上演戲，費用則由麥氏村民來承擔，附近各村的村民都有來看戲。

在此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斷，南海神廟為促使當地進行地域結合的場所。通過南海神生有五個兒子的傳說，把各個以南海神兒子為中心的村落群連結在一起，這五組村落群的地位是平等的，故五個南海神的兒子的名字「長」、「大」、「元」、「始」，皆有長者地位的含義。這五組村落群皆從與南海神廟的關係而有定住權。其次，輪流供奉元安的六村，也結合成一個鬆散而平等的地域關係。神話和公有田產是組成這地域關係的重要因素。再者，宗族的力量，不單團結南灣村的麥氏族人，突顯麥氏族人在地方上的地位，也為各村提供神誕期間的娛樂活動。

麥先生曾說麥信堅娶了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女兒為妻，故麥信堅的妻子是皇姑。以皇姑的關係來突顯族人在地方上的地位，在廣東的例子頗不少。

22日下午我們到了珠江上的長洲島，參觀建於1992年的諸葛亮廟。根據廟中的石碑所記載，此廟由一名姓凌的香港人籌款興建。中國古代著名軍事家竟變成中國近代著名軍校所在地的神靈。廟的附近有凌氏宗祠，頗為破落，有部分地方已改作工場。可以推測這座諸葛亮廟與當地姓凌的宗族有一定的關係。下庄村在長洲島的東面，村中有金花古廟，建於道光年間，在其光緒2年重建的碑記上顯示了捐款人當中不少為女性，這可能與此廟所供奉的是金花夫人有關。

之後我們參觀位於長洲島北部岸邊的黃埔軍校展覽館。建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原來的建築物在二

次大戰中已完全被日軍炸毀，我們所見的黃埔軍校是後來根據相片及文獻資料所重建的，當中有一展覽室詳細介紹了軍校重建的過程。重建的工作只在最近幾年才展開。

23日早上我們從廣州中山大學出發，沿途經番禺的沙灣及萬頃沙等重要的沙田區，經過個多小時的車程到達中山市南朗鎮的安定村。村中居民均姓程，在49年以前不少村民到外國（尤其是美國及檀香山）謀生，因而村中的建設與華僑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們參觀了兩座民居，均是在30年代由華僑所興建的。兩座民居均是三層的建築物，其中一座的閣樓掛有其剛落成時候的照片，而另一座的底層則掛有其建築圖則，由此反映了屋主對修築家園非常重視，並以此自豪。

直至現在，華僑的經濟支持對村中的建設仍然重要，如新建成的安溪社頤老中心及在1994年重建的康公廟，其碑記顯示了不少捐款是來自香港及美國的。村中有一名為僑聯會的組織，有趣的地方是在其會所中掛有一幅1985年安定村的地圖，圖中普通村民、華僑和港澳同胞的住宅分別以不同顏色顯示。

南朗祖廟是這次考察活動的最後一站。此廟以供奉北帝為主，但同時安放了天后、文昌、三山猴王及財帛二君的神像。廟中有咸豐己未（1859年）重修的碑記。而我們在祖廟的斜對面一所小學的操場上發現一已破裂成多塊的石碑，題為「重建南朗古廟碑」，碑上的文字仍然非常清晰，大致記載了光緒年間南朗區團練局的情況。雖然石碑因為已損壞而不能保存，但我們已用照相機拍下碑文，為日後對當地在晚清時期的歷史研究盡量保存一些珍貴的文獻資料。

整個考察行程中，神靈、官府、民間宗教和人是如此的接近。其緊密的程度就像護龍古廟殿壁上的毛澤東語錄一樣，清晰可見。一個落難的印度人、一個被強納的女子，竟慢慢變成官府認可的民間神靈！官府的南海神坐在大殿中央，來自民間的妻子默默留在後殿，來自異域的民間神靈，則佇立在門旁。來自殖民地的青年在找尋歷史，當地老婦人卻在賣宗教物品來維生，官員則在明太祖的石碑旁陳述重建廟宇的宏圖。年青學者自豪地把「菠羅雞」攜上車，官員則暗地裏把浴日亭的觀音像放在一旁。長洲島上的神話正在重建，神殿內團練局的石碑卻放在一旁。一切一切竟是如此奇妙。我們是在解構歷史還是在建構歷史？